

追星人生

——刘次沅天文科普文选

刘次沅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1473030)资助

追星人生

——刘次沅天文科普文选

刘次沅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星人生/刘次沅著.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7

ISBN 978 - 7 - 5518 - 1851 - 3

I . ①追… II . ①刘… III . ①天文学 - 普及读物
IV . ①P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0827 号

追星人生

刘次沅 著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87205121
邮 政 编 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隆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90 千字
插 页 4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518 - 1851 - 3
定 价 32.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s.cn>

海尔波普彗星：白色的尘埃彗尾和蓝色的离子彗尾。
刘次沅摄于临潼渭河边，1997年4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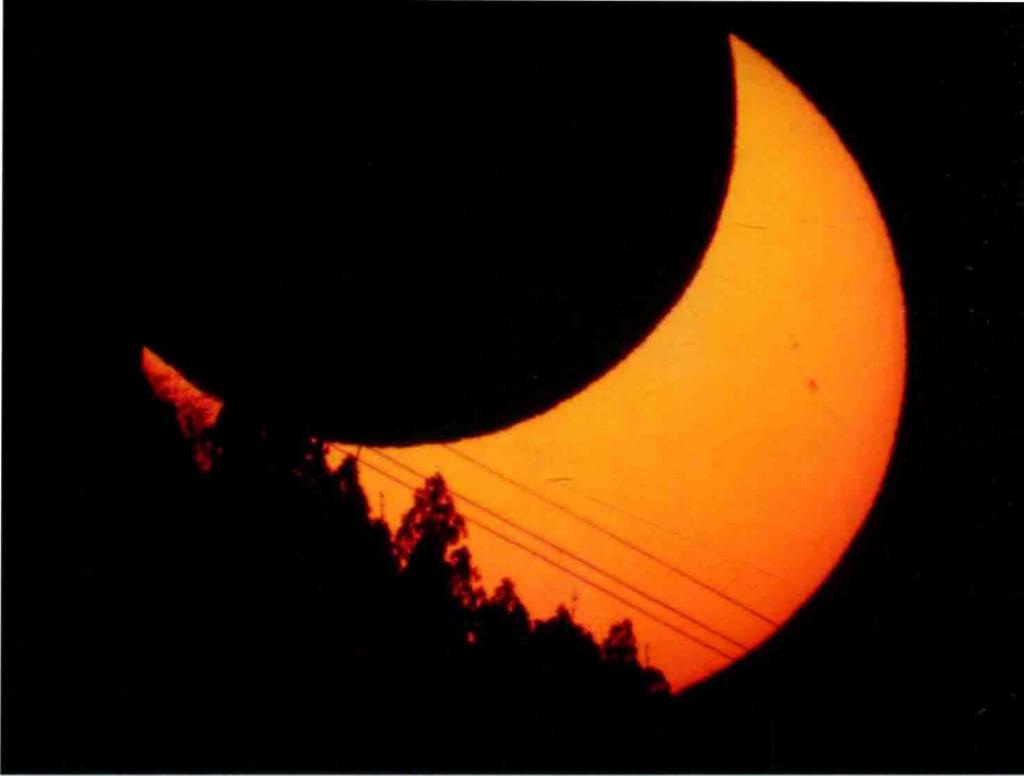


建筑工地上的日全食：相距25秒的两张照片，分别记录了食甚和生光的瞬间。红日冕和钻戒如梦如幻。
任绥海摄于西安北郊凤城五路，2008年8月1日。





培养新一代——在西安黄河子校作科普辅导, 1995年。



骊山上的日食

太阳带食落山。山坡上的树木、观光缆车、亏蚀的太阳和日面右部的黑子。
刘次沅摄于2010年1月15日，两张照片时间分别是17:24:17和17:28:25。



目 录

追星人生

少年天文迷	(3)
我的天文望远镜	(10)
从法门寺、桑树坪到陕西天文台	(16)
中星仪测时	(23)
地球自转长期变化	(29)
英美印象	(35)
夏商周断代工程	(45)
发掘古代天象记录的宝库	(53)
潜泳在历史中	(60)
刘次沅研究论文目录	(65)

日食壮观

日食——原理与现象	(75)
独具特色的西安日全食	(86)
一次天再昏,一次天大噎	(92)
中国古代日食记录	(102)

天文学家与天文遗址

张衡的生平和天文学成就	(121)
-------------------	-------

追星人生

庾季才和傅仁均	(128)
陶寺古观象台	(138)
巨石阵前的遐思	(143)
2300 年前的秘鲁天文台遗址	(146)

夏商周断代工程

古文献中记载的西周王年	(153)
“天再旦”与西周年代	(158)
武王伐纣访谈录	(167)
推算 3000 年天象,解开中国史谜团	(174)

科普小品

时尚天象七则	(185)
时间与历法四则	(201)
天文杂谈四则	(216)
一种简单实用的天象计算方法——平面插值	(224)
后记	(229)

追星人生

少年天文迷

我 1948 年出生于成都，两岁时随父母来到西安，一直在西北大学校园里长大。

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都不出大院。同一拨同学一起生长，一起上学。按照现在流行的北京话说就是“发小”。那时的风气，小孩子最流行的理想就是想当科学家。在大学里长大，整天耳濡目染，似乎理想实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抗日战争开始时，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大、国立北洋工学院等学校搬来陕西，成立西北联大。抗战结束后留在西安，就成了西北大学。那时的西北大学，教授来自天南海北，职员却是河北人居多，普通话是校园的主体语言。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来了两位说关中话的老师，才初次接触到本地方言。几十年后我在西大工作了 1 年，却是从校领导到勤杂工，从教授到校医院的医生，全都陕西化了。那时西北大学有 9 个系：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地质、生物、中文、历史、经济。这在很长时间里主导了我对人类知识分科的理解。现在的大学，有更多的院系分科，但名称似乎更加时髦化和实用化。

记得上小学一年级时候，父亲领我到大操场，教我认识北斗七星，还教我“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东有启明，西有长庚”的古诗句。父亲是教经济学的，对理科，对天文，并没有特别的爱好。但他们那一辈的读书人都有些国学功底，而国学传统中，是少不了一些天文学内容的。

追星人生

此后的领路人，是我哥哥。哥哥大我 5 岁，上学却大我 7 届。我上小学，他在中学；我上初一，他已经是大学生了。哥哥喜爱技术，上中学时醉心于无线电和航模制作。受他的影响，我也很喜欢这些，而且一生都喜欢动手制作。哥哥教我认识了不少星座：春天的狮子，夏天的天鹅，秋天的飞马，冬天的猎户……此外，从 2 年级开始集邮，也是继承哥哥的摊子，持续一生。

1957 年我上小学 3 年级。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其后又接连发射卫星，并首次将人类送入太空。媒体、社会舆论对此非常兴奋，大量介绍苏联的先进科技成就，也大量普及了天文学知识。因此，对天文学感兴趣的人也多起来。1957 年，北京天文馆建成开放，1958 年，《天文爱好者》创刊，都大大增进了全民的天文热。

尽管我的父母和大多数家长一样，认为只有好好学课本上的内容才是正经事，但他们并不禁止我花很多时间在天文爱好上。因此我可以买许多天文科普的书籍，并仔细阅读，至今还清楚记得一些对我影响较大的书。

沈世武的《怎样认识星座》，系统地讲解了恒星出没的周日、周年规律，将全天星空分成北方和春夏秋冬 5 个部分，一个一个星座地依次讲解。我根据这本书及书后所附的星图认全了本地能看到的全部星座。

苏联齐格尔的《少年天文学家》，以浅显的语言全面介绍了普通天文学的基本内容。别莱利曼是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一生写了百余部科普作品，他的《趣味天文学》从一个个具体问题出发，把天文学知识讲得生动有趣。英国斯马尔特的《几颗著名的星》，通过天鹅 61、天狼伴星和大陵五这 3 颗星，讲述了恒星距离的测定、由恒星运动特征发现看不到的天体、由亮度变

化发现双星系统，科学道理和讲故事相结合，读来引人入胜。

《大众天文学》是法国弗拉马里翁的名著，影响巨大。作者1928年谢世后，该书仍不断更新，多次再版。上海天文台台长李珩先生将它翻译成中文，于1965年分3册出版。这部书不但全面介绍了天文学知识，还有许多相关的故事和精美的插图，非常好看。“文化大革命”后，这部书的中译本还又更新再版。

从这些书中不但能学到许多天文学知识，天文学家的生活也令人神往，他们献身科学的精神也令人感动。《大众天文学》讲述的一个故事让我难忘：“金星凌日”这种罕见的天象大约每120年出现相隔8年的两次，曾是测定日地距离的最好途径。法国天文学家勒让提提前一年出发，去印度观测1761年6月6日发生的金星凌日。结果路遇战争，千辛万苦赶到地方，却错过了日期。他决定住在当地等待1769年6月4日的下一次机会，因为这个季节当地总是晴天，观测成功很有把握。他住了下来，建造观测站，学习本地语言，研究印度的古代天文学。8年过去，1769年的整个5月和6月初天气都很好。可是当天金星凌日发生时，忽然风雨交加。待到雨过天晴时，凌日刚刚结束。备受打击的勒让提大病一场，万念俱灰，索性和家乡断了通信。1771年回到法国时，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宣布死亡，科学院院士的位置被人补缺，家产被人继承。一场官司打下来，不但没能胜诉，反而倒贴诉讼费，更加一贫如洗。他的追求和遭遇，令人感慨！

苏联诺维科夫的《自制天文仪器》，是一本非常实用的小册子。我根据它，用木材和硬纸板制作了活动星图、日晷、测角仪器、折射望远镜、地平式支架和简易的赤道式支架。苏联库利考夫斯基的《天文爱好者手册》是一本工具书，它的前半部分是全面的普通天文学介绍，虽不像大学课本那样需要高等数

追星人生

学的基础，但也相当严谨。书的后半部分介绍各种天象观测以及大量的数据图表，这对于热衷于天文观测的业余爱好者是非常有用的。

我甚至还买了大学课本《天文学教程》《普通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方法》，虽然有些部分看不懂，但捧着这些书，总觉得离天文学家的理想又近了一点。



《天文爱好者》创刊号封面（1958）

当然，最离不开的还是《天文爱好者》杂志。它的内容既有一般性的天文学知识，又有国内、国外最新动态。每期封底都有当月星图，每年都有行星动态、特殊天象的预告和分析。我从第1期起订阅，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和绝大多数刊物的命运一样，也停了刊。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复刊时，我已经是“天文工作者”了。尽管专业需要的文献已经不在《天文爱好者》上，但要了解整个天文学全局的进展，也还是离

不开它。由于我自己作为爱好者和老读者的感情因素，尽可能地为杂志做一点事情，写点小文章。后被聘为该杂志的编委，将近 20 年。2008 年，《天文爱好者》庆祝 50 岁生日，邀我写篇短文。我写了《我与〈天文爱好者〉的半世纪情缘》，说的全是心里的话。

喜欢天文的小伙伴还有不少，可能我是最下功夫的一个。上初中以后，在老师的 support 下，我组织了天文课外活动小组。我们用希腊字母作为每个组员的代号，因为星星就是这样命名的；根据家庭住址安排了互相联络的次序和方法（呵呵，小孩过家家）。在一个学生不足百人的“戴帽初中”，我们的组员竟然超过了 24 个希腊字母，很有势力！我们传阅天文图书杂志，讨论疑难问题，交流制作望远镜的经验，晚上一起认星座、辨行星。遇到特殊天象，例如日月食、月行星相合等，更是要组织集体活动。印象深刻的是 1963 年 12 月 30 日傍晚月全食，19:07 食甚，19:46 生光。20 来个小伙伴集体在西北大学东操场观看。那天天气不是很好，月亮位置又低，月全食期间，传说中的古铜色月亮完全看不到。大家约定，比赛谁最先发现月亮生光。结果，月光重现的那一刻，几乎所有的人同时欢呼！

1964 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陕西师大二附中。这是当时全省的十所重点中学之一（其中西安仅有的两所显然是重中之重），这使我的天文学家理想更加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所学校的高中 3 个年级总共只有 8 个班，学生来自全省，个个都是“学霸”。全部学生住校（其实我家就在学校隔壁），管理十分严格。晚自习、熄灯的时间衔接紧密，完全没有了“望天”的机会。有同学介绍我认识了教初中地理的缑老师（高中没有地理课）。交谈几次，缑老师对我很是赏识，翻出了学校仓库里的一台 10cm 牛顿式反射望远镜。我从未见过这么好的设备，一番收拾，

追星人生

很快正常使用起来。望远镜放在地理教研室，交给我随便使用。我成了一名特殊的学生，可以随意出入老师的办公室，可以在晚自习的时候跑去看星星。

除了目视观察外，我还试验用普通照相机对着望远镜目镜拍摄太阳、月亮，总结了一套经验，写了一篇文章投到《天文爱好者》杂志。编辑部回信收到，进入审稿程序。可惜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杂志停了刊，文稿也就没了下文。停刊后，观察天象没了预报指导，连五大行星在哪里都找不到。我用行星平均轨道和平均速度作图，在图上量出各大行星的黄经和与太阳的夹角，可以比较粗略地算出位置，找到行星。为此还写了一篇文章，准备《天文爱好者》复刊以后再投。现在看来，这些“作品”都很幼稚，但当时作为一个无人指导的高中学生，已经倾尽热情了。



1966年5月20日日食，用学校的10cm反射望远镜，
照相机直接对着目镜拍摄

在老师的 support 下，我在高中时也组织了天文小组，那时我